

扬中争滩旧事

□ 朱圣福



扬中清末秀才朱宝璠(字元菟,号悟生)在其《十二月编韵杂字》第四首诗中写道:“……江湖突涨沙滩,瞧看地方大小。用钱买办承案,六部通洋价缴。黑心狠口棍徒,硬占强吞漏抄。彼此交锋打仗,狼烟火炮刀枪。遇有嘴能舌辩,从中排解分框……”诗句所描写的便是扬中历史上的争滩事件。

据传,明初扬中的细民洲是中山王徐达的封地,后毗邻的王家圩田续涨新滩若干,徐家竟想占为己有,遭到王氏族人的坚决反对。因徐家官大势大,王氏虽诉诸县府,结果均是败诉,最后王家人只得进京告御状,洪武帝作出了“宁赐尔千担禄,莫与我细民争”的决断。

明代以降,争滩事件仍时有发生。《扬中地名故事》一书中辑录有《五腐镇》一文(作者周勇),文中叙写了武林高手为保卫垦民的沙田大战“江北帮”一事:清朝年间,今三茅街道明华村一带有五位豪杰,人称“五虎”。有一年,一伙“江北帮”来抢占沙滩,“五虎”听到垦民哭诉后,义愤填膺,立即给“江北帮”下帖子。没几日,双方在沙滩旁一顿酣战,“五虎”把“江北帮”一百余人打得落花流水。不甘失败的“江北帮”回去后四下寻得一位高手。一日,高手骑着毛驴在蒋家桥拦住了“五虎”头子唐白莲,唐白莲不动声色暗中使劲,将装有五六百斤土坯的车子绕过毛驴推上了桥。高手一见,吃惊不小,一句话没说就径直走了。从此,“江北帮”再也未敢滋事。

1984年编辑的《扬中文史资料》第二辑中有《争夺沙田的故事》一文,其内容是:宝晋洲与永安洲争夺沙田,学官洲与留养所意外获利;大地主杜三明修棧道代寡妇管理沙田,暗度陈仓将雷公新沙四段据为己有;太平厅与泰兴县为争夺开沙,私调水师营武力驱逐泰兴开垦人员;沙棍黄万为夺得长旺乡二墩子江边接涨的大沙,雇人冒充官员来裁决,被百姓撵得如丧家之犬。

对滩地不仅是明抢,还有暗夺,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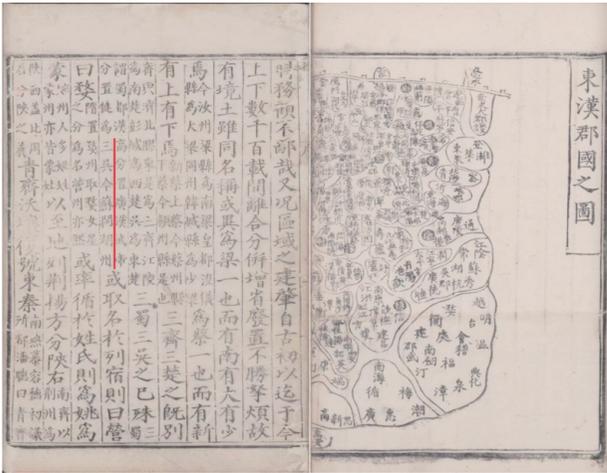
1927年(民国十六年),官民的一起争滩事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,还登上了2月15日的《新闻报》。该报道的题目是《扬中:官民争滩风潮详志》,主要内容为:

清光绪年间(1875-1908年),雷公嘴外接涨出一片新滩,约300余亩。宣统初年(1909年),新坝乡董董廷缙两次出资,呈缴系脚,从镇江府获批两纸执照,然后在滩上栽植芦柴;后又经呈准,每年把芦柴交给乐生洲蒙学堂作办学经费,至事发时已延续好多年。1927年年初,扬中县教育局以教育经费匮乏为由,呈请省教育厅,欲将该滩收归教育局。教育厅令扬中县知事,如该滩无别项纠葛,自可收回管理,要求秉公查明,复候察夺。县署奉令后,未及拟复,即由教育局招佃承租。2月7日,匡某某带领多名壮汉,雇船数只前往该滩割芦,遭到了当地乡民驱逐。翌日,匡又随同承租人郭秉之、顾先知,坐县署绿呢大轿前往该滩,并令随去的壮汉搬运已割芦柴,愤怒的群众将他们所乘之轿放火烧毁。郭、顾等人面对二百多怒气冲天的群众不敢逗留,乘隙仓皇逃走。县署闻讯后,恐酿成风潮,急调遣县警乡千多名,会同当地水警竭力弹压。9日,五百余乡民再次聚集,意欲与郭、顾等人据理力争,不料有好事者在午后纵火点燃所堆芦柴,一时烟雾弥漫,烈焰腾空。由于在场军警施救及时,仅焚去芦柴四五百束,价值百余元。水警当场拘捕嫌疑人名,带回审讯,终因无凭无据,取保释放了事。当火起时,郭、顾等人正乘轿前往,中途闻悉火警,恐遭不测,急令折回。10日,县警察所长王治庵亲往调查,呈县核办。官民两方面为争夺该滩,互不相让,纷纷具文省厅,呈报经过情形……

这是一起典型的官民争利案。凭一纸公文,县署想收回沙滩就收回沙滩,强权凌驾于民生之上,其结果只会迫使受害小民奋起反抗,酿成风潮,造成地方不稳定局面。至于后续情况如何,文中只说“不知伊于胡底”(不知闹到什么地步为止)。从扬中地方发生的事登上大上海的《新闻报》这一点看,此事产生的负面影响一定不小。

“中吴”在哪里?

□ 高逸凡



图一

图二

窗随笔(卷三)等文献依然秉持张说。可见在明清时期,“中吴润州”这个观点是较受认同的,它源于“三吴”这一传统概念。

然而在明代以前的“三吴”中却很少出现润州的身影,经典的“三吴”概念除了彭大翼所引的《水经注》说《通典》说之外,还有宋末元初胡三省在其为《资治通鉴》所作注中提出的“汉置吴郡,吴分吴郡置吴兴郡;晋又分吴兴、丹阳置义兴郡,是为三吴”(卷九十四)一说。这三个说法讨论的都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“三吴”,其中的吴郡和吴兴没有异议,分别对应后来的苏州和湖州,那么剩下的会稽、丹阳、义兴三郡哪一个与润州产生了联系呢?

答案是丹阳郡,但这起源于一个错误的认识。刊刻于南宋的《历代地理指掌图》一书在其落款“眉山苏轼”的序言中有言:“三齐三楚之既别,三蜀三吴之已殊”,其注曰:“三吴,今苏、润、湖州。”(图一)按北宋政和三年(1113年),润州与苏州一同升府,前者镇江府,后者平江府,此后直至民国,“润州”再未成为行政建置名。所以这条注文一定写于政和三年以前,按理应出自一般认为的此书作者——北宋地图学家祝安札笔下。仔细研读原书可以发现,这个“三吴”说法其实源自唐代《通典》的“吴郡、吴兴、丹阳”说,只不过作者弄混了汉

晋的丹阳郡和唐朝的丹阳郡:汉晋时期的丹阳郡辖地在今南京和皖南一带,唐朝天宝年间由润州改置的丹阳郡辖地在今镇江和南京一带,后者继承了一部分前者的辖地;唐末今南京一带重新分置升州后,润州剩下的丹徒、丹阳、金坛、延陵四县就成为后来北宋设置镇江府的主要范围,而这一区域在汉晋时期先后属于吴郡、毗陵郡、晋陵郡等建置,与丹阳郡并无瓜葛。但税安札却在书中的《东汉郡国图》(图二)和《西晋郡国图》中将北宋润州一带划入了丹阳郡,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认知错误,他才会用北宋地名来表述《通典》的“三吴”说时将“丹阳”转写成了润州,这就是明清时期“三吴”认识中“中吴润州”的来源。

至于现代“中吴”之所以多与常州联系在一起,则是因为清代常州府门楼大观楼前曾树有“中吴要辅”坊(《大观楼碑记》),而毛泽东同志又曾在信中对其《登庐山》一诗提到的“三吴”作出解释:“古称苏州为东吴,常州为中吴,湖州为西吴”(《毛泽东诗词集》)。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说法与明清时期流行的“东吴、中吴、西吴”说非常相似,只是将“中吴润州”换成了“中吴常州”。

由此可见,最早出现的“中吴”是苏州,苏州“中吴军”也是唯一一个以“中吴”为名的行政建置;北宋时期因为丹阳郡名称的变迁,润州开始名列“三吴”之一,至明初开始出现“中吴润州”的说法,并一直流行至清代;清代常州府以“中吴要辅”自居,立坊于府门之前,而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“中吴常州”的说法,“中吴”由此开始成为常州的城市名片。追根溯源,无论是苏州、镇江还是常州,最早都属于东汉永建四年(129年)从会稽郡中分置出的吴郡,从“中吴”的本意上来看,这三个地方也都属于历代吴国的腹心之地。由此可见,“中吴”并不专属于哪一个城市,而完全可以用来泛指今天的整个苏南地区。

回忆儿时油布伞

□ 王晓明

春寒料峭细雨绵绵,伞最近用的次数就多了。

中国是最早发明雨伞的国家,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,初时被人们称之为“簦”。古代伞普遍用于官仪,老百姓称之为“罗伞”。

最初的伞是以羽毛、丝绸等物制作,自发明了造纸以后,以纸代替丝制成纸伞。宋时称绿油纸伞,以后逐步改进,油纸伞、油布伞、编式伞,最后演变成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伞。

东汉蔡伦造纸后出现了在纸面上涂桐油的油纸伞,油纸伞的历史距今已有2000年左右。唐代油纸伞已经广泛在民间使用。油布伞的制作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大面积种棉花织棉布的宋代,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有摊贩在摊子旁支着一把大的油布伞。油布伞和油纸伞的制作工艺基本相似,只是伞的面料不同,油布伞是一种由涂上熟桐油的布料做成伞面,相较于油纸伞更加结实耐用,制成一把油布伞,需经12道大工序,88道小工序,从选竹、做伞骨、制作伞柄、车制伞芦,再到裁布、制作伞衣、糊伞面,工序十分复杂精细。

镇江地处江南,气候潮湿多雨,制伞业历史悠久。上世纪60年代大西路上就有伞厂的门市部。遇到大雨,姑娘们漂亮的油纸花伞、先生太太们轻便的黑纱布晴雨两用伞都不顶用。人们普遍用的是黄色油布伞,伞面厚实,毛竹伞骨结实,虽然笨重一点却很管用。

童年每逢雨天我都是躲在母亲的



雨伞里走过深巷石板路。低年级时放学逢下雨父母会来接,打伞的人在我心目中都是大人。五年级时终于自己撑一把油布伞上学去,是骨子很硬的那种,伞骨是用筷子一样粗的竹子做的。伞柄长约1米,连接伞骨的铰链座及伞帽都是木头做的。伞柄把手有孔,穿绳子可以挂起来。布伞面用桐油刷过好几遍,黄色的伞面油光光的,一把油布伞的分量不轻,而且撑伞的过程比较费劲。新油布伞还好,只要把伞头抵在墙上手与腰一齐用力就可以撑开。旧伞经过风吹雨打,油布伞面缩水变硬,被雨水浸湿后伞布易互相吸附粘在一起,需要拿出吃奶的力气整个身体扑上去用力才能勉强撑开。人小力薄若遇到实在撑不开,只好向老师、同学求援一道撑,或者喊几声“大大、妈妈”,请过路的大人帮忙。油布伞用过以后,一定要撑开晾干,天晴后再撑在太阳下晒,等干透才可以收起来。否则伞面不但相互粘连还会发霉,变得灰不溜秋脏兮兮的,撑开时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。油布伞的大小、颜色都相差不多,为了防止彼此间拿错,许多人家用油漆在自己的伞上作记号或写上自家的姓。那时还有专门修伞的,一把伞至少也要用个五六年,无论是纸伞还是布伞一般漏漏处自己想办法打补丁,修伞匠主要处理伞骨架的损坏。新式伞杆上装了弹簧,有毛病更是只能去找修伞匠,走街串巷的修伞匠背一个帆布包,包里有一堆七零八碎的物件:线绳螺丝、钳子刀子、伞骨弹簧、剪刀、铁丝之类。“修补阳伞、雨伞、套鞋呀”的吆喝声我现在都还记得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由于钢骨伞的普及,油纸伞、油布伞等被钢骨伞、折叠伞取代,于是,油纸伞、油布伞逐渐退出市场,一把伞坏了,大多数人都是立即去买把新的,修伞人的吆喝声也很多年没听到过了。

落在纸鸢上的诗句

□ 葛鑫

孩子们四处奔跑,把纸鸢放上天。从这个画面,诗人兴起了感想:春风需要花多少力气,才能把一个纸鸢送上天去,而长辈们又需要花多少心血,才能把孩子一个个培养成才、送上青云之路呢?

清代画家吴友如的题画诗,也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情绪。诗云:只凭风力健,不假羽毛丰。红线凌空去,青云有路通。这首把风筝的特征和神采写得有声有色,颇能鼓舞士气。

诗人除了写自由飞舞的纸鸢,也有写断线风筝的。如清代诗人陈长生的《春是信笔》,诗云:软红无数落成泥,庭前催春绿渐齐。窗外忽传鸢语,风筝吹落屋檐西。另有一名叫骆绮兰的《春闰》诗曰:春寒料峭晴时,睡起纱窗日影移。何处风筝吹断线?吹来落在杏花枝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也有诗云:游丝一断浑无力,莫向东风怨别离。

不管是线牵着的诗句,还是断了线的诗句,文字间自有纸鸢在飞。而宋代寇准却有一首题为《纸鸢》的诗,诗中却不见“纸鸢”二字,甚至也看不到纸鸢的形象:碧落秋方静,腾空力尚微。清风如可托,终共白云飞。诗人前句写环境气氛和眼前所见,后句遐想抒怀,借风筝只有凭借风力方可傍云而飞的现象,抒发人事腾达还需有依托之感叹。

而诸多写过纸鸢的诗人中,竟也不乏鄙夷纸鸢的诗句。袁枚就曾写诗云:纸鸢骨假棱嶒,蹶惯青云自觉能。一日风停落泥滓,低飞还不及苍蝇。诗中处处笔笔似乎都在写纸鸢,而纸鸢却正是诗人所鄙夷的。

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,无论如何,小小的纸鸢千百年来在人们心中一直都寄托着一份念想、一种情怀。



纸鸢,从春秋时期诞生开始,便承载了人们诸多的思绪、情怀。古往今来,吟咏纸鸢的诗句也俯拾皆是。或婉约柔美,或惆怅深沉。

其中,轻松愉快的典型代表当数清朝高鼎的《村居》: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放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诗人当时归隐于上饶乡间,在远离战争前线的村庄,诗人有感于春天来临的喜悦,写下此诗,通篇散发着万物复苏、欣欣向荣的气氛。

孔尚任也有一首描写儿童放纸鸢的诗:结伴儿童裤褶红,手提线骂骂天公。人人夸你春来早,欠我风筝五丈风。诗中那个孩子风筝放不上,欠我风筝骂天公,其天真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,呼之欲出。其实,喜爱风筝的绝不单是儿童,还有成人和老翁。清代一

位诗人的《北京竹枝词》写道:风鸢放出万人看,千丈麻绳系竹竿。天下太平新样巧,一行飞上碧云端。扬州郑板桥也有诗云:纸花如雪满天飞,娇女秋千打四围。五色罗裙风舞动,好将蝴蝶斗春归。

透过纸鸢翻飞的轻松自在,诗人更多用以托物抒怀。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明代徐渭的《风鸢图诗》:柳条搓线絮搓棉,搓够千寻放纸鸢。消得春风多少力,带将儿辈上青天。这首诗跟《游子吟》差不多,都是歌颂父母对儿女的关爱。父母费尽千辛万苦为儿女搭建了一个上升的平台,借助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就是希望子女能够扶摇直上、翱翔在更高的天空。诗人以丰富的想象,将与画结合起来。这首诗没有直接叙述放纸鸢的活动,画面中大家可以感受到:这是一个放纸鸢的好日子,风儿吹着,阳光照着,孩

